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李 岚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历史虚无主义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体现为文化思潮与政治思潮的杂糅,把握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必须明确其政治指向,并抓住其与资本逻辑兴起之间的关联。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超越必须仰赖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既能够遏制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负面效果,又能体现出中国文化、价值与道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立。

关键词: 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81(2017)05-0123-06

DOI:10.16436/j.cnki.52-5023/d.2017.05.017

历史虚无主义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潮之一。根据《人民论坛》公布的2015年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调查报告,历史虚无主义首次超越新自由主义,成为关注度、活跃度、影响力排名第二的社会思潮。^[1]对历史虚无主义这股思潮的分析与研判,对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西式前身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资本逻辑的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给出过深刻的剖析:资产阶级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纯粹的金钱关系”,用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替代“宗教虔诚、骑士热忱”,用“变革”“不安定与变动”替换旧有的一切价值。^{[2]402-403}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血缘、等级、情感联系等以往维系传统社会的因素都失去了价值,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并且通过新的经济形式即工商业固定了下来,由此造成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斩断了两者的历史延续,亦切断了个体获取意义的来源,造成了现代人的虚无感。并且,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又不断加剧了历史虚无主义。如黑格尔所言,资本成了主体与实体,原本作为主体的人反倒成了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进而,资本通过对物的支配,实现了对人的支配。

历史虚无主义率先在古老的欧洲——俄国和德国这两个在18世纪仍保有农奴制的旧世界国家中诞生,对两者而言,资本主义皆属于后发外生的新兴文明。19世纪中叶,俄国加大开放力度,随之兴起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风气被当时的贵族斥责为“虚无主义”。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资本主义为“金钱至上、自我至上以及奴性十足”的文明,而德国的思想家桑巴特则感慨于旧世界引以为傲的英雄主义将被“自由、平等、博爱”的商人理想所替代。旧世界的文化与价值在与新世界的财富与速度的对抗中败下阵来,可以说,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与现代化了的西方,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是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产生的核心所在。可以说,资本主义本

收稿日期:2017-04-30

基金项目:浙江省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立项课题“网络社会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整合研究”(项目编号:ZX18002)。

作者简介:李 岚(1983-)女,哲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

身的弊端,资本化大生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以及价值理性的缺失,也是触发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研究资本运动的规律的最初动因。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中式语境

在当下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指向了一种价值层面的无意义的颓废情绪的蔓延。这一点在时下文艺创作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对红色经典的娱乐化改编、对历史人物的戏说、对英雄人物的戏谑等都离不开市场逐利原则的驱动以及“去政治化”的倾向。比如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制片人明确表示定位于“青春偶像剧”,要以青春美和时尚感为主旨,以“女人和战争”为卖点,在情感戏上下工夫;又比如,由样板戏改编的小说《沙家浜》中,阿庆嫂被塑造成周旋于两个男人间的潘金莲式的风流人物。此类对英雄人物进行去神圣化、庸俗化甚至桃色化的处理方式,究其根本,都能找到资本逻辑的支撑,即为追逐商业利益,有意迎合某些低级的大众文化趣味。它同时宣扬一种物质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催生出“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等扭曲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以及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片面化解读。从更深层次上说,对严肃历史的否定,指向了社会、文化存在的精神基础的消解。时下流行语中“神马都是浮云”、“别跟我谈理想,戒了”、“混吃等死”等消极的态度都是此类虚无主义的反映。“价值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精神文化的深层危机,它表明生命自身超验价值的放逐与整体意义的丧失。”^[3]在原有的崇高的、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价值体系瓦解之后,依赖于原有价值确立的历史话语体系也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虚无主义是价值虚无主义的具体体现。

然而,中国语境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却并不完全根源于此。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不是古今的问题,即前现代与现代的问题,而是中西的问题,是救亡图存背景下“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走西化道路还是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的问题。

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变种。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时期。首先,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脱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论”。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经由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最终导向了一种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某种激烈地否定。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便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历史虚无主义,其最激进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知识分子与革命志士先后选取了英美自由主义、法国启蒙运动的路径,都未能解决中华民族的根本出路问题。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的路径,之后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与进一步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究其根本,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1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传播的早期也受到了全盘西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本土化过程中也存在着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勇于从偏差中吸取教训的党,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9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4],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使命和责任。“全盘西化论”在抗日战争中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逐渐销声匿迹。但这一思潮并未偃旗息鼓,而是形成了一股暗流,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产生问题的时候,重又涌现出来。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滑坡、腐败问题、诚信问题等的落差时,这股思潮再次凸显出来,并以纪录片《河殇》为标志,达到了顶峰。该纪录片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论调,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中国传统孕育的内陆文明、黄土文化是保守与封闭的象征,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唯一的出路就是融入西方的“蓝色海洋文明”,无条件地接受“全盘西化”。

而在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日益成为虚无的对象。具体包括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即认为时下社会的种种弊端,如诚信缺失、官员腐败、

社会不公等皆为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以及以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即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等错误看法。总的来说,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道路问题的政治指向愈发明显,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5]

综上,从一个大的历史维度而言,任何一种文明皆非无根的产物,历史是文明从之而来,并且依此而去的根据。它创造了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可以说,人类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并且,人类就是其所创造的历史本身。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改革开放发展史三者间并不存在着断裂,而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抹杀和歪曲历史,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津。如钱穆先生所言,浅薄狂妄或是文化自遣,都是对本国已往历史缺乏一种温情与敬意。

三、当下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与成因剖析

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历史虚无主义与资本逻辑的兴起紧密相关。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虚无主义本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以自身的传统对抗资本兴起的产物,并非中国内生的社会思潮。诚然在中国传统中有“无”的传统,但更多地与人生境界相关,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不会走上一条西方式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从“有”到“无”的道路,加之文化传统本身关注现世、关注实际的倾向,客观上也遏制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故而,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最初的产生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紧密相关,属于“西化现象”的衍生品。

可以说,当下中国存在的以娱乐对抗严肃、以享乐主义替代奋斗进取、以物质主义对抗精神向往等等虚无价值、虚无历史的现象,就是这种资本逻辑占据信仰真空的产物,其从根本上反映了资本“脱域”^[6]的现象。具体言之,在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资本最初仍受到政治、文化的约束,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便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必须依赖于宗教提供的精神支撑的案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天然的逐利性驱使其打破既有的一切束缚,试图走向一种对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控制。如是,就造成了资本“脱域”的现象,即资本脱离了原有的轨道,企图影响和控制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比尔·盖茨曾设想的一种“无摩擦资本主义”正在变成现实。实际上,对于资本的“脱域”现象,马克思早有预见,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中,他指出资本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7]。换言之,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中看到了历史虚无主义兴起的必然趋势。

然而,当下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并非一种单纯的文化思潮,而是一种文化思潮与政治思潮的混杂物,并且从根源上说,它是“在西方各种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哲学基础的思潮的影响下,适应西方国家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需要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策略变化,重新泛起的一种政治思潮”^[8]。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左右之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争等都是“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尖锐对峙的表现。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历史虚无主义最终的政治诉求。因而,政治一维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实质是关乎国之根本的道路与路线之争。

应该客观地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兴起是社会分化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以一元政治为导向的社会向以多元经济为导向的社会的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利益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已成现实,思想领域的多元趋势不可遏制,

而以往的意识形态建设在内容与方法上却相对滞后,这既体现为曾经简单化、公式化,脱离社会存在去谈论社会意识的思想建设方法难以为继,如片面地要求“以公克私”、“改造主观世界”等。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批评唯心史观只知道用人“怎么想、怎么说”去理解人,而不知道要从人“怎么生活、怎么做”去理解人。亦表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对一些新问题、新现象的解释力不足:一方面,作为一个后发外生的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对落后和陷于低潮的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落差易于在民众中滋生历史虚无主义的情绪;另一方面,国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两极分化、官员腐败、公平缺失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优越性之间的差距,也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同时,历史虚无主义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也与改革开放以后,对于鱼龙混杂的西方社会思潮缺乏良好的分析研判能力相关。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政治、军事层面的赤裸裸的斗争更多地以“文化霸权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各种良莠不齐的西方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大量涌入,呈现出学术与政治相混合的状态。事实上,设法鼓励别国的经济与政治层面的自由化,是历届美国政要的共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中就曾明确表达过“要进行争取民心的竞赛”、制造民众的不满,促成和平演变等类似的企图。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的挑战,维护传统精神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网络社会的兴起与通讯传媒手段的进步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提供了载体。新媒体的个体化、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对传统宏大的历史叙事的信度造成了极大的挑战,而网络作为一个高度动态开放的系统,亦表现出了诉求多元化、表达平面化、非理性因素强化、主动认同强化等一些新的特点,深刻影响了传统的金字塔形的政治权力架构。这客观上也对完善和创新网络媒介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微观理论范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的来说,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复杂性,根本上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个高度时空浓缩的产物,呈现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个论域杂糅的状况。相较于西方历经二百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才刚刚起步。可以说,现代化的硕果初显,但是矛盾和弊端却已呈叠加态势。这其中既有市场经济发展早期的罔顾道德、一心逐利现象一定程度的呈现,又有资本主义世界如今盛行的宣扬去中心化、多主体,反对一切宏大的严肃的叙事方式,强调解构、娱乐化、虚无情绪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一切都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

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历史虚无主义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克服与超越的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获取思想资源。

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一直是德国古典哲学关注的焦点。呼告“虚无主义在欧洲降临”的尼采率先揭开了“无”的潘多拉之盒,从价值论角度给出了剖析,启蒙以来的现代本身孕育着虚无主义的种子,虚无主义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虚无主义的根源在于理性主义和精密计算,那背后的推手则是现代科学。对人类理性的自信,超验的外在力量的不可证伪,使得自我规定的人类面临着最高价值丧失、缺乏目标以及寻求“为何”的答案而未果的险境。然而,更要命的是,理性主义并非虚无主义的最终归罪,理性的高扬不仅仅是现代化的产物,而几乎就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彼岸说的命数。^[9]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虚无主义的发展史,海德格尔深刻洞见了这一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虚无主义在西方民族的命运中以一种几乎尚未为人们所认识的基本过程的方式推动了历史”^[10],并试图超越形而上学之思,从“无”出发,让“存在”如其所是,重新为西方人找到一个存在的家园。然而,海德格尔对现代人异化状态的揭示,并不能使个体摆脱孤独的生存论境遇,“形而上学从抽象的‘存在’出发,又以‘存在’为终极目标,势必造成一种脱离现实的思辨轮回”^[11],其吊诡之处正如熊十力先生所言,西方文明“全副精神外驰,不务反己收敛以体认天道不言而时行物

生之妙 不言者 虚寂之至”。^[12]

可以说,真正破解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并掀起存在论层面上的哲学变革的是马克思。如果说,“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13],意味着个体受抽象的统治,那么形而上学的克服必须首先从“现实的历史”出发,从立足于感性经验世界的现实的个体出发,从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实践出发。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具体的感性活动在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才避免了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的厄运”。^[14]并且,马克思发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现实结合点,那就是资本驱动的物化与人类感性活动的异化即物化与虚无之间的关联,而他破解资本运行逻辑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现实,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一条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类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共产主义决不仅仅是“党派”或“世界观”,而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解放运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力量。

同俄国、德国一样,作为外生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这个拥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大国,如何能够在坚守自己的历史文化命脉的基础上,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路?这是马克思曾经思考过的问题,也是当下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克服历史虚无主义首要的是要揭示资本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关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对就具体落到了两个问题之上:政治权力如何驾驭和引导资本,让资本在合理的范围内运行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再塑国家意识形态以凝聚共识。

假使我们将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关系的维度当中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历史虚无主义是这三者耦合的产物:就政治与资本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资本的“脱域”必然会产生一种试图摆脱政治权力束缚的“去政治化”的倾向,甚至大有打破国界的限制,弱化消解国家主权的趋势^[15];但与此同时,资本的流动也离不开权力的支持。消除政治障碍并得到政治权力的保护,是资本运行的必备条件,形成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现象。就资本与文化价值的关系而言,马克思早已揭示了资本的运行本身必然孕育着虚无主义的力量,崇高与神秘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商品的神化中被荡涤殆尽,资本逻辑与价值虚无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体两面。就政治与文化价值的关系言之,在传统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同构的中国,一方面,政治风气无疑对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政治伦理是社会道德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离不开政治的主导力量。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文化一维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根源于资本逻辑,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历史虚无主义则依赖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统合。具体言之:

首先,正确看待历史,坚持唯物史观。必须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以唯物史观来评价中国的近现代史,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特别警惕以学术思潮的面貌出现的“输入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其次,正确看待文化传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是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具体体现,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中枢与灵魂。文化价值领域的虚无主义的克服,有赖于执政党对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各民族的核心价值在内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与超越。^[16]中华民族有其独特的精神标识,既包括了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包括了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一文化的高度凝练。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根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再次,正确看待资本,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追求价值增值永远是资本的本性。必须合理地调控和引导其作用的范围,防止资本向人类其它领域渗透。要进一步提高国家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遏制与防范资本“脱域”,尤其是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现象。扩大国家的公共职能,

维护基本的公平正义,实现国家的型治、善治与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现代化不应只满足于建立一种西方式的商业文明,重建一种既能够遏制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负面效果,又能体现出中国文化、价值与道德的现代文明,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亦是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最终途径。

参考文献:

- [1] 潘丽莉,周素丽.2015 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调查报告[J].人民论坛,2016(1).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刘宇.马克思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J].科学社会主义,2012(5).
- [4]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
-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5.
- [6] 丰子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15.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 [8] 梅荣政,杨军.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的透视[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5).
- [9] 尼采.权力意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75.
- [10]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72.
- [11] 唐忠宝.虚无主义及其克服:马克思的启示[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3.
- [12]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33.
- [13] 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7.
- [14] 宋友文.重新理解马克思与形而上学问题——兼驳海德格尔对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的批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1).
- [15] 辛向阳,王珊珊.论国家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及应对策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7).
- [16] 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139.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Nihi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 Lan

Abstract: Historical Nihilism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which represents an ideology combined with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ends. To ge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its political origin and point out its relation with capital logic rising. The surpas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herefore, has to depen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can curb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apitalist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and also embody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ulture, value, morality and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features.

Key words: Historical ide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gic of Capital; Socialist core value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责任编辑:王廷国